

破天
神记

之

空色勾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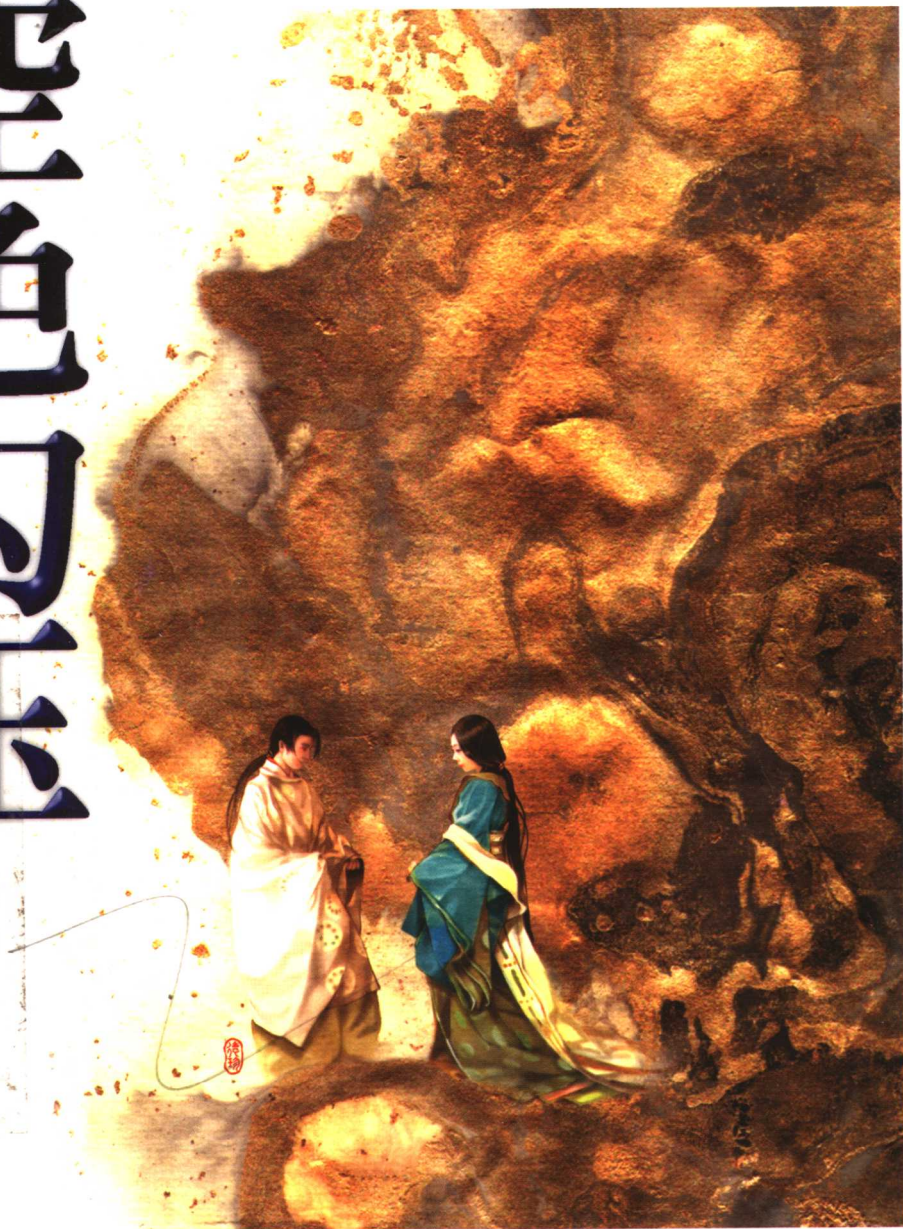
荻原规子 著

辛如意 译 德珍 绘

世界奇幻文学的顶尖之作

风靡东洋、西洋，亚马逊网站五星推荐

神祇漫步的古老日本，光与影，生与死，伤痛与宽恕，一段超越生死的命运之恋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I313.4/125

2008

破天神记之

空色勾玉

◎ 荻原规子 著

◎ 辛如意 译

德珍 绘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桂林

Copyright © 1988 by Noriko OGIWARA

This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under the title “SOR-AIRO MAGATAMA”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

with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07-160号

20-2007-17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色勾玉/(日)荻原规子著;辛如意译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1

(“破天神记”系列)

ISBN 978-7-5633-7108-2

I. 空… II. ①荻…②辛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6838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395790-103/168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:9.625 字数:190千字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1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电话:0539-2925659

译者序

为爱坚守执著，追寻生命真谛

“破天神记”三部曲唤起了我对留日生活的深切怀想，当时由于后期课业繁忙，每日在名古屋的小居里朝午夕勤向电脑问安，即使喜欢日本古代传奇的相关小说，也少有时间找到有缘的作品细细品味。最初“勾玉”这两字映入眼底时，只联想到古老传说中众神聚集的出云大社里，藏着墨绿色的兽牙勾玉，那份上古人尊崇自然力量的热情和活力，似乎也传递给我这个虚渺的现代人，因此断续开始了勾玉三作的奇幻旅程。

《空色勾玉》是我接触这系列的第一本书，即使此书的初版时代已相当长远，仍可感受到作者当时对创作的强烈意念。荻原规子于一九八八年发表此作初试啼声，甫问世即备受瞩目，也因此获得“日本文学者协会新人奖”的殊荣，不久本书也受到了美国出版界的青睐，有英译本（英译标题：*Dragon Sword and Wind Child*）的出版及介绍，在日本国内成为盛极一时的话题。《空色勾玉》的故事构思及呈现，可说是几经淘研琢磨，我在阅读时仿佛感受到澄澈的玉响起伏胸臆，为作者不时的神来之笔而深受感动，直呼是一部不可思议的作品。作者继《空色勾玉》后，陆续发表《白鸟异传》及《薄红天女》，其中又以《薄红天女》获得“赤鸟文学奖”。作者不仅在全篇中发挥

日本文学专攻的造诣，对叙景及抒情描写也十分详密，在这翻译过程中，尤能体会到作者的娟细感性。

作者笔下的男女主角性格中，少女往往是明练世故且积极活泼的个性，成为指引或鼓励男性的重要角色；而少年则倾向于自然率真却含蓄沉静，有待女性启发其潜能的性格可说是显而易见。借此性格特质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，两人互相扶持、共同成长，在历经波折险难的磨练后，方才超越对异族的隔阂，寻获真正心灵的归属地。以《空色勾玉》的狭也为例，日文的发音同剑鞘（saya）之音，隐含她拥有平复人心的力量，能安抚与狂暴大蛇剑化为一体的稚羽矢。而这种典型的人物表现特征，在后续的两部作品中亦可略见一斑。

《空色勾玉》中登场的狭也即使屡次转生，也无法动摇日月两神永恒相恋的神话定律，只能反复纠葛在与月代王的宿缘迷障中，而此世，她终于毅然斩断了这段每在初恋就划下终止符的情绊，千辛万苦寻获了真正的挚爱稚羽矢。狭也一心向往辉族能拥有青春完美、无伤如初的神躯，为了接近这奢望难求的理想目标，原本想法天真的她吃了许多苦头。每逢读到狭也为凡躯伤神时，不忍之余还是不觉莞尔，原来在这古代浪漫舞台上，作者也不忘诙谐点出当今社会狂热追求青春、奋力回溯时间洪流的课题啊。

在三作里以《白鸟异传》的篇幅为最长，故事选择了辉煌的英雄神话为题材。《古事记》中的小碓命血气方刚，因杀死兄长大碓命而遭父君畏忌疏远，唯有接受神命转征熊袭诸国。出征前，对小碓命疼爱有加的姑母亲自授剑助威，盼他能武运昌盛。骁勇善战的小碓命果然功名赫赫，并被誉为“武尊”。既然小说要烘托如此的盖世英雄，那么不仅要有各式人物交织充场，最重要的还是需靠女主角远子的淋漓表现。从为远子安排大量对白这点来看，我感觉到获原规子在这角色上确实用上了十万马力。远子性情率真、坚决不改初

衷，她在书中从头到尾抱持着唯一的信念：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也绝对要找回小俱那（即小碓命）。她为了这位青梅竹马，不但拒绝让自己的躯体迈向成熟，甚至抵抗一切他人追求的可能。除了叹服远子的执著之外，最吸引我的还在于她的活力和坚持，读时往往能让心情也随之振奋起舞。

《薄红天女》的时代设定在充满神秘色彩的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，其中描写到虾夷少年阿高与公主苑上合力抵抗京都跋扈的怨灵，也勾起我对古都的回忆。留日的数年期间，有关平安时代的志怪传奇和阴阳术士题材，一直都是媒体的热门话题。借着名古屋的地利之便，我曾数度小游京都，穿梭在古寺间的兴奋情景依然历历如新，因此对《薄红天女》倍感亲切。不仅如此，阿高和苑上也是让我读来最感安心的一对有情人。与前两作截然不同，他们不似稚羽矢与狭也般饱尝身体易伤的肉身苦痛，也不同于小俱那与远子在精神上长期备受折磨及爱憎的考验。双方在冒险途中不再强调激越的身心困斗，而是从渐进中彼此缓缓培养出升华般的信赖和默契。然而苑上不计一切、宁愿抛弃公主身份也要与阿高厮守的决心，仍与前两作的女主角精神一贯相通。纵览三部作品，不仅反映出女性主动为爱坚守执著的主题，最可贵之处是显现出追寻生命真谛的迫切愿望，让读者经历作品世界后，能兴起一种朝生命目标迈进的振作高扬之感，我想这正是荻原作品的最大魅力所在。

从日本返乡后，《空色勾玉》已静静置在书柜中，忙碌之余经过柜前，无意一瞥望向书名，时而似有玉响轻轻呼唤。一年多后，某小寒日与该书对坐，突然觉得不能再任珠玉秀作飘零异乡，于是振袖奋跃而起，向电脑问安后，实时展开了这趟翻译旅程。

辛如意

主要人物介绍

狭也

暗族的巫女，转生前是尊奉暗神的狭由良公主，人称“水少女”。出生时手中紧握着水蓝色的护身符勾玉，是唯一能镇伏大蛇剑的人，对辉族的光明灿烂充满向往。

稚羽矢

辉神的幺子，又称为“风少年”，个性温和，充满善意，喜爱与大自然为伍。虽受大蛇剑的诅咒束缚，却坚定志向前往暗族寻找生命之源，是狭也患难与共、了解挚爱真谛的命运之人。

月代王

辉神之子，照日王的胞弟，从父神的右眼而生。他是丰苇原中之国的统治者，欲立狭也为妃，在狭也心中代表了辉族的崇高形象。

照日王

辉神之女，从父神的左眼而生，为遵照父神的理念而辗转征战，与月代王共同治理丰苇原。她血性刚烈正如其名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

鸟彦

暗族少年，个性机灵爽直，善解人意。为助狭也不遗余力，是不

可多得的热诚伙伴。

岩夫人

暗族人，支持保护狭也的慈祥老者。她告知了狭也前世及今生的宿命，并担任指点开悟众人的角色。

伊吹王

暗族人，在稚羽矢与狭也回归暗族后，教导稚羽矢练剑的热心人。

开都王

暗族人，指挥暗族与辉族对决死战的统帅，是最能以平常心和冷静态度来看待狭也及稚羽矢的人。

科户王

暗族人，对稚羽矢及辉族充满敌意并冷漠无情，不擅表达感情且举止偏激，往往让狭也感到不知所措。

辉神

男神，又称高光辉大御神。与暗神决裂后，为肃清众神而派他的儿女统治丰苇原。

暗神

女神，又称暗御津波大御神。在生下众神时，不慎被火神焚烧身亡，因此遁入黄泉国，掌管大地生命的源流及生死。

目 录

CONTENTS

译者序	1
主要人物介绍	1
第一章 水少女	1
第二章 辉宫	45
第三章 稚羽矢	77
第四章 乱	129
第五章 影	179
第六章 土器	235
改版后记	295

第一章 水少女

瀨水湍流急，重重丈波磐岩阻，川勢犹奔瀑；纵为石分两相歧，终思誓逢续前晤。

《词花和歌集》崇徳院

梦里，狹也总是六岁。

在漆黑的远方尽头正窜着火舌，唯独那里可以看见炙灼的天空。狹也在这世上真正能拥有、遇到挫折逃回来时，总是温柔接纳自己的所有东西，此时此刻都被火恶意地燃烧着。暖烘烘的炉畔……弥漫着火锅及家人体肤气息的狭窄房间……自己专用的木碗……衣裙稀疏的缝线底下透出柔软又温暖的膝盖……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火海中恣意燃烧。

于是，小女孩逃到离村很远的沼泽地，但却没有任何帮助她的人出现，眼看着无处可去了，她只好蹲在干枯的芦苇丛里，任恐惧紧掐着喉头，连哭都不敢哭一声地瑟缩成一团。

夜里的沼泽地弥漫着浓浊的泥味及死蛙的尸臭，把怯生生的小女孩吓得胆战心惊。地面湿漉漉一片，久蹲的脚趾边土中开始渗出一塘浅洼来。曾几何时屁股也被水沾湿，冷飕飕的真是狼狈透顶。即使如此，她也根本无法离开这里，因为在芦苇叶穗的正前方，有好几只鬼四下徘徊搜寻着自己。

狹也从叶穗底下借着死白的微光能看到它们的长相，这才惊觉它们是分散各处的五只高大妖怪。虽然现在它们还没发现自己，可或许下一刻就会突然拨开芦苇丛，嘶吼着逮到猎物了。一想到这里，她便觉得了无生趣，与其忍受等待的心力交瘁，倒不如干脆让鬼找到自己还好过些。

群鬼看似忽左忽右，永远徘徊不去。浓黑如墨的沼泽水中，映照着从鬼身上散发的青白幽光，就像寂寥的虫儿滑过水面一样。

忽然间狭也惊觉到周遭情景倏地一变,这次是在一间宽敞的屋里,桧木建造的宏伟圆柱并排罗列,浮现鲜艳木纹的回廊一直朝内侧无限延伸。廊上悬挂的铁灯笼中火炬辉煌闪烁,燃烧的火焰明快地映入眼底,将黑暗一扫而空。到头来她不知怎的脱离了猛鬼的爪牙,逃进了这座广大的宫殿。但令人胆怯的是这里也同样没半个人影。狭也仰望挑高的天井,再低头瞧瞧自己的赤脚,决心前往宫中深处一探究竟。

狭也穿过数根圆柱时,发出声响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及爆裂的火炬,晃动的只有她通过灯笼旁的身影。然而就在终于走完回廊时,她看见尽头处出现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。这房间的壁上,如同祭坛般供着蓊郁的墨绿色杨桐枝,而在刺目白币帛^①作装饰的桧木祭坛前,端坐着一个身影。

乍看一眼,狭也就认出那人身上的纯白衣裳是巫女身份的装束,虽然瞧不见那名女子的脸庞,却直觉认为她是位秀色美人。雪白的裙缘如扇流散四处,纤细的背影,仿佛沉浸于光韵中;长长的乌丝黝润亮丽,在头与肩上散放光泽,像飞瀑般流泻至地。然而,狭也却没来由地忐忑不安起来。当她踌躇不决时,她慌忙回看自己的脚边,发现那道拉长的黑影,刹那间便对自己为何不安恍然大悟。

这个巫女没有影子!

狭也惊觉自己是一只自投罗网的兔子,原本打算逃离狐掌,却又继而掉入陷阱。她想要嘶喊,却发觉喊不出声,这更让人恐惧到了极点。

求求你,别回头!

绝对不可看到巫女的面容,这是禁忌! 如果看到的话,必然会

① 在神前祈祷时献纳或消灾除祟所用之物,主要由麻或白纸制成。

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事，到时想阻止也来不及。不能看她。然而，狭也既无法闭上眼，亦不能转移目光。

别回头，不然会被鬼吃了！

就在深陷绝望的狭也面前，前刻还像雕像般端坐如仪的巫女，此时正缓缓转过身。刘海微微飘动着……开始看到一点侧脸……接着是眼眸……然后是目光……

我会被鬼吃了！



狭也蓦然惊醒，身上汗如雨下，一股寒气正摩挲着她的脸颊。看样子，好像是被子将自己的头给蒙住了。四下仍一片幽暗，西侧小窗还残留着星屑。睡在身旁的母亲翻身过来，含糊问着狭也到底怎么回事，父亲依旧不断轻轻打着小鼾。

“没什么，我有点睡迷糊了。”狭也小声说，庆幸自己没有发出尖叫，接着又拉起被子，在枕上以手支头。

“又做了那个梦吗？”

“才不是呢。”

狭也不禁反驳母亲。从小，她就时常在嚎啕哭喊中惊醒，不过正好在最近，狭也才与母亲谈到如今既然长大，梦魇也应该不会再出现了。其实，这不过是个谎言罢了。愈成长，梦境中的细节就更加深刻鲜明，更加无情地蛊惑着她。

凡事想得开的狭也，唯一的弱点就是会做这个噩梦。她既非羽柴出生，年迈的双亲也不是亲生父母，这些迫于无奈的记忆总是三番两次折磨着她，即使明明不记得曾在沼地旁有个家，即使她连亲生父母的脸孔也忘得一干二净……

狭也烦躁地拨起一绺发丝，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。想哭是出于她恼怒自己还一直会做这个梦。

今年我已十五了，在这个村落生活的岁月，早远远超过在故乡度过的时光。照理来说，我应该想不起在别处的生活才对。狭也心有不甘地想道。片刻前，那个在沼泽地里手足无措的傻丫头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那可不是我，绝不是我！孤零零的我可是死里逃生，像现在这样遇见了养父和养母呢。

死里逃生这件事其实早就不复记忆，事情的始末也是狭也后来听人提起的，听说在她濒临饿死之际，刚巧碰上到山里来的乙彦等人，才挽回了一条小命。在她持续高烧不退的几天里，大慈大悲的神明将小女孩遍尝的种种苦痛一手拂拭而净。因此，狭也即使知道自己是遭东方血战逼迫才逃来此地，却几乎没有感同身受的痛苦。

东方——战地已成为远乡——那里现在仍有原住民的氏族不屑朝拜高光辉大御神，与身为神子的照日王及月代王的征讨军大动干戈，但那场战争对狭也而言毕竟事不关己，羽柴乡早在上上代的乡长在位时就接受真幻邦的统治，于镇守的森林中为其建造神社，祭祀高光辉大御神神灵所在的铜镜。而神的回礼，就是让乡民丰穰太平，得以日日安居乐业。

只要在这里，我就能获得神镜的庇佑，谅那群鬼也不敢闯来。不过，为什么梦里的女孩，无法来到这个安全地带呢？

顷刻间，狭也又对梦里的猛鬼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，魅影幢幢的异象在脑海中愈来愈鲜明。她躲在被窝里浑身打颤，对自己此刻已从梦里醒来，觉得实在感谢。这床被子、这间茅屋、还有在羽柴此地的狭也，才是真正的狭也。她将在此处生活并长大成人，然后选个好归宿、照料双亲。都十五岁了，这些事也离自己不远了……

然而，在狭也内心一隅，也微微察觉到一件事：只要梦中的女孩继续逃避着鬼，那么自己也将跟着逃避下去。可是这该如何是好？是不是干脆让鬼给大口吞了一了百了？——这个梦究竟象征什么？

对狭也而言,实在是个解也解不开的谜。



川雾散尽,天气晴朗如碧。洒泻的阳光逗耍着河水,潏潏的水波粼粼展开金银色的纹彩,川原上温润的石块不经意地散放出锐利的石英光芒。洗洗衣物的女孩们一大早聚集在一起彼此寒暄,七嘴八舌谈论着日照正高。此时乡民穿的衣衫虽然还是蓝染的靛青或粟染的茶色冬衣,但对岸山崖上青叶嫩润,山杜鹃已遍染一片赭红。夏天即将来临了,伸手穿过新上身的白麻衣衫袖子,换季更衣的日子也近在咫尺了。

“早安。”

狭也抱着衣篮走下川原站定脚步时,姊妹们大概都到齐了。

“早安,狭也,别独自烦恼了,告诉我们你心痛的原因吧。”

劈头就受到大家质问,让狭也一头雾水。少女们在灿烂的阳光返照中,从早就像年幼的香鱼般活力充沛,竞相寻找逗乐子的饵食。

“什么事呀?”

“你再隐瞒也没用,瞧你今早走路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,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让你心神不宁的那个人到底是谁,名字说来给大家听听吧。”

狭也听完不禁为之语塞,但即使这样也足以让大家笑得乐不可支了。

“不是啦,我只是做了噩梦而已。”

“做梦?那好那好,我来替你祈个福、消个灾就会没事。所谓‘徒梦枉然’,可别钻牛角尖哦。愈是往坏处想,坏事愈缠着你哟。”

“什么样的梦呢?我可以用占卜帮你把噩梦变好,就说说看嘛。”

“不——行。”狭也从衣篮里取出衣物浸在河水中清洗起来,并

不搭理她们的追问。唯有这个梦，狭也不想让它沦为大家嚼舌根的话柄。

“真没想到狭也口风这么紧。”邻家的女孩说，“在我们当中还不知道对唱山歌的另一半是谁的，就只剩狭也了。”

“对啊对啊，所以我们才发誓要一齐找出狭也的心上人嘛。”

下次的满月之夜即将举行山歌盛会一事，已成为少女们每次相聚时的必谈话题，这原本也是无可厚非。因为盛会当天除了老人小孩以外，乡里的村民们会纷纷登上近郊的最高峰——井筑山，在山腰上的原野彻夜焚起篝火，然后发上佩戴花饰的民众将在那儿载歌载舞。男子们怀里将暗藏小小的献礼——发梳、饰玉、小盒子等等，目的是为了送给对唱答歌的女子。这是一种仪式，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开放式祭典。尤其对情窦初开的男女而言，这项活动也是情感交流的关键。在山歌庆典会上交换情歌，实际上就是互许终身的前奏。

“你们竟然不知道我的心上人？大家也未免太少根筋了吧。”狭也说，“那就从我的眼神举止来猜猜看如何？”

少女们兴致高昂起来，一下子就蹦出十几个可能人选的名字。

“可惜，全猜错了。”狭也笑了起来，又恢复到平日的促狭性格，她内心盘算着要将这群年轻女伴们掀起的活泼气氛，一股脑儿赶得烟消云散才够意思。于是狭也掩着口，悄声说：“是月代王。”

立刻就有几只手伸出来打狭也好几下。

“狭也好贼哦。”

“会遭天谴的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月代王是不可能来参加山歌会的嘛。”

狭也护着被东拉西扯的头发，边说：“我不知道啦，不是有人说神明会降临观赏山歌之誓吗？说不定神子也会现身大会呢。”

“月代王要是参加所有丰苇原中之国举行的山歌会，岂不分身乏术吗？”

“何况月代王现在正在指挥作战呢。”

“而且还身穿一袭银盔甲。”狭也梦呓般说道，“就算能见一眼也好，我真想亲眼看见月代王的风采。神子之美不是犹胜满月吗？如果月代王真的亲临这片土地，那岂不是再好不过了？”

“狭也说的倒像是巫女说的话，难道你想为辉神守节，一辈子不嫁？”

“我们都不过是一群村姑罢了，才不会为了神镜里的神灵牺牲奉献呢。”

狭也笑起来。“对呀，怎么可能，我是独生女，不找个丈夫可不行。”

“就是啊，梦终究是梦。”

然而，明明心想要认清现实，狭也却压根没对挑选丈夫这件事认真思考过。虽然少年郎有一箩筐，但能做自己夫婿的人选，在脑海里却连一个也想不起来。这在姊妹中简直被视为天方夜谭，狭也为此突然难为情起来。

“如果找不到丈夫，到时就请求巫女收留我当个婢女使唤好了。”

狭也话才出口，周围的友人们又一口咬定：“果然狭也今早有点反常哦，是失恋对吧？一定没错……”

就在大家又开始瞎起哄时，下游处传来一阵怒斥声。那里是较年长妇女的聚集之处，其中一名妇人指着河面高声道：“你们不要只会闲聊，好好专心洗衣服！就是这么丢三落四的，看啊，东西不是被水冲走了吗？”

少女们同时回过头去，顺着妇女所指的浅滩上，只见一条黄色